

全華叢書



全華策書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九

明宋濂撰 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墓誌銘

贈承事郎吏部侍郎張府君墓誌銘

國朝之制凡官階自七品至於第四皆贈封其父母
與妻上德至渥也於時吏部侍郎張度官品居四從
例贈其父府君吏部侍郎母林氏德人命書旣下度
錄其副楮焚祭墓下復請一介蟣蝨之臣待罪銓曹
恩榮溥博逮及二親鸞綾金軸下賁泉壤度深懼無

以侈上賜而垂示來裔莫堅匪石願吾子爲文之濂
謹按狀府君諱復禮字禮庭姓張氏廣之番禺人番
禺有鄉曰黃岐角皆張姓環居之室廬櫛比當秋宵
月白燈火連接而讀書之聲相聞宋紹興間有諱墀
者始遷於禮園社墀生飛一通周易能會粹諸家之
說而折衷之廣之士大夫推爲宗師號曰黃岐張氏
易歿葬社之南山配麥氏生二子彬甫鄰甫皆善傳
父經旣葬父晝夜念之弗置構堂曰永思兄弟躬耕
以奉歲時祀事彬甫娶羅氏生丈夫子三其次卽府

君也府君薰炙家庭之教而於易學尤精發爲大義
頃刻千餘言出入朱程二氏無乖謬者漢儒拘泥不
通或流於術數痛麾斥之當是時科目方盛行鄉人
士咸謂府君爵祿可以引手致府君笑曰學易者爲
知吉凶悔吝而已何以官爲獨念居處村疇諸子見
聞孤陋乃築室都城中俾就名師儒游見其成立輒
喜動顏色已而度舉茂才去而爲肇慶路高要縣學
教諭迎養甫六齡而府君歿矣時至正二十一年辛
丑四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國朝洪武元年

戊申十月十五日度奉柩葬於增城縣西之章山因
遷家焉四年辛亥度受薦入朝拜監察御史以至今
官風采凜然貪墨爲之屏迹君子賢之府君四子長
卽度次輔次峻次熙輔峻俱早世孫男二曰原潔曰
吉祥女五人昔人有云爲善者譬猶藝禾世世能令
嘉種不絕則其發育也益昌且碩矣信哉斯言也府
君世爲儒積善之聞播於海南實合於易積善成名
之義今度位居法從其聲益大以宏是皆府君遺休
垂祉之所致度方欲爲親榮而府君不及見矣悲夫

此墓門有碑其銘固不可不勒也銘曰

一屈一伸其理孔神易道之門君子之攸遵宜文而彰乃韜其光不露而揚俾後胤之昌有命自天寵臨昭宣鬱蔥而綿延是爲張氏之阡

元故文林郎同知重慶路瀘州事羅君墓誌銘
有序

嗚呼士君子立志孰不欲建功名垂竹帛哉或不能逢其時時逢矣或剛正忤物坎壈至死卒無以達其志志弗達矣使其名復寂寂無聞其鬼不靈則已脫

稍有知未必不鬱悒於九泉之下操觚任紀載之責者寧不爲一動心耶此余於廬陵羅君殊惻然也嗚呼君諱文節字仲正姓羅氏羅爲江西右族唐肅宗時自洪都遷廬陵之秀川入宋以來家談仁義而人悅書詩以通經上南宮對大廷者幾無虛歲朱紫相承照耀州里起綰郡章者四人而邑之令佐尤夥焉曾祖時誠祖宗權鄉貢進士父履泰字以通爲元之鉅儒著書滿家春秋禮記周禮三經皆爲之集解復衍河洛圖書之義列圖三十多前修所未發出其餘

力補正戰國策舛誤數百條且爲年表以次其先後
行丞相府聞其名署東湖書院山長蓋世號道齋先
生者也君始能言其父抱就書室抽一卷授之祝其
疾讀君指插架牙籤曰吾齒稍長雖盡通之未慊也
其父驚喜暨肄小學輒以氣雄諸生莫敢與其齒後
從宦東湖賢士大夫咸折輩行爲忘年交問學日進
水湧而山出撫州判官燕君某辟爲郡吏郡有獄疑
不決守貳爭以爲問君厯階而升摘其案語曰如此
則爲直如此則爲枉儕類大慙出奇計沮君會朝廷

有詔造鹵簿器仗遣君至屬縣督其成君至樂安憇
縣廨中羣吏更謁互諫以爲鬼物所馮不宜居君笑
曰惡有是乃酣飲而寢夜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見丈
夫長而青立與檐齊君奮起執之曰爾來矣爾來矣
應時而滅黎明視之並解有豫章穹隆而敷腴縣人
祀以爲神君曰其怪在爾矣厯數其罪用竹楔釘之
未幾豫章枯死怪遂息郡有織錦工嘗籍於官竟遁
入武昌出入辨章溫公門溫勢燄薰灼莫敢誰何復
嗾君捕之縣知之不敢受君牒君直訴辨章辨章曰

爾胡不求之府公乎君如言而往府公搖手相戒亦
不復出一語君怒洊走辨章門辨章厲色斥之曰業
已屬爾矣復來何耶君曰工合應官繇府若縣謂其
爲社鼠城狐不能詰區區小人固不知何所指明公
乃方嶽大臣不助半指之力如廢王法何辨章語塞
卽下令捕與之衆益譁曰是尙不畏溫辨章其有我
輩乎謀出之益急君懼禍及裹糧馳燕都燕都貴人
亦忌君峭直高門縣簿無可投足者遂入成均爲弟
子員一日方挾冊諷詠有相者謂君曰君兩顴入鬢

當邊徼建功無以久淹爲也君遂用國子助教姚公
登孫之薦上於集賢集賢移文雲南行中書署君昆
明州學正秩滿陞授孟傑府君列蠻夷子弟曉之以
君臣父子之義辭氣激烈聽者聳然轉普定府知事
廉行彌厲大理金齒宣慰司辟爲令史豪酋侵人疆
畝持黃金數鎰爲君壽乞君勿右愬者君麾之去酋
怒曰君賽天赤邪乃不納吾金也賽天赤鎮雲南之
名相云君卒奪田歸愬者乾崖酒里當賦金使者至
蠻人納賂往往過所賦之數而金又不可免君至憫

其愚反覆開導之蠻人鼓舞於庭曰微使者之廉孰
能恤我至是亟輸金而還俄入掾雲南行中書雲南
驛騎皆官中給直官吏乾沒之以市馬責土酋君曰
爲天子牧元元者顧若是邪痛懲其弊朝廷以雲南
在萬里外下吏部準循舊比行銓選之法使者至選
君承其事君知積弊未去且曰王者無外敢不靈承
上命以正其法乎獻五策於使者吏受民賄者官不
稱職者廩藏不會者月日不登者居制未終者皆不
調使者大悅悉從之倖門遂塞滇池有神蛇能興雲

雨會大旱民屢走池上若無聞者君爲檄責之片雲
歛然興雨因霑足南韶海中積葑成淤而浮游水上
夷獠耕稼之號曰葑田田如不繫舟西東無定人交
相爲盜君命紀字爲號疏其步晦及四畔所居上於
官官爲給券使有所馮復植木伐海岸嚴其畛域不
相淆亂或海潮漂蕩有藉以爲奸者俾出券環證之
竟歸其田夷獠指示子姓曰此羅掾所賜也否則人
盜之久矣監察御史至每召君於庭事難定者必待
君言而後決雲南王亦熟君行命陞爲提控掾史提

控掌六房之政人多畏縮不前君益淬礪弗少怠適
中朝大臣喜意以失宰相意出參省事銳意更張庶
事悉心任君君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名聲翕然動蠻
夷中先是蠻夷有鐵甲郎者負固不服至是驩曰天
子遣賢輔臣至矣奈何不降帥未附者皆來歸君之
功爲多鎮戍萬夫長伯胡行事多不法憲府繩之急
伯胡擁兵以叛累歲不能討曲靖宣慰使鬼宗亦蠻
酋也助兵一萬夾攻之伯胡就縛幕府上功擢鬼宗
參知政事將上省臣上下莫不與之君力爭曰雲南

親王臨蒞之地辨章而下多八座大臣何得有蠻酋
位邪苟錄其功使以參政之各自鎮其土足矣不然
國體其謂何空一府咸曰微羅掾幾失之矣鬼宗懼
託君鄉人囊金以獻君怒曰腕可斷案不可署鬼宗
恚而止君疾惡如仇讐聞部使者德住貪暴賦虎神
詩以爲風德住銜之賂西行臺御史以專權自恣劾
君君走愬中臺遂擊德住去之夷人大快君以常調
除承事郎同知彌勒州事政成謁選吏部遇鄉友羅
玉於逆旅乃勸君曰君以剛毅取嫉於人致齟齬一

世秋髮已續紛被肩何不謝事以佚老乎君慨然曰
子言誠是也乃上乞骸骨之請以文林郎同知重慶
府瀘州事致仕年僅六十三耳居數年中原道澀乃
犯鯨波之險由海道至閩中而江西兵燹方亟遂不
可還以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壬戌終於福州之民
舍君未終謂其友曰此正吾死所也夫何憾時閩猶
奉元正朔云其壽八十洪武五年冬君之喪始還明
年某月日始祔葬先兆龜山之原君長身而瘠胃襟
磊落如青天白日喜面折人過雖王公貴人無所避